

書叢學文界世光晨

潮思藝文國美代現

On Native Ground

A. Kazin

Vol. I 卷上

譯代亦馮・作靜卡 美

820.9

69.5

V.1

國立復旦大學圖書館

登錄號

027118



7.1 02.83

現代美國文藝思潮

美 卡靜作 · 馮亦代譯

上 卷



124783/07



FUDAN

JEZ000063109C 復旦圖書館

出版者言

晨光出版公司在一九四六年冬成立後，就編印了一部「晨光文學叢書」，收集國內第一流作家的文藝創作，但偶而也列入幾本翻譯的作品。從今年（一九四九）起我們將另出一套「晨光世界文學叢書」，專刊世界文學名著，同時把「晨光文學叢書」的譯作全部改編入「晨光世界文學叢書」中。將來這兩套叢書，將同時分別發行：一則專刊創作，一則專刊翻譯。

「晨光世界文學叢書」的計劃擬議時，知道中華全國文藝協會上海分會和北平分會與美國國務院及美國新聞處合作，已編譯好了一套美國文學叢書，約五百萬言，計十八種。我們便和文協負責人鄭振鐸，馬彥祥兩先生接洽，經獲得同意後，由本公司出版發行，同時就編入「晨光世界文學叢書」作為第一批新書。所以本叢書自第一種至第十八種的譯作都是由文協上海分會和北平分會主編的，自第十九種起則將由本公司自行編譯。

文協上海分會和北平分會爲了編譯這部介紹美國文學的叢書，曾組織了一個委員會，上海方面由鄭振鐸，夏衍，錢鍾書，馮亦代，黃佐臨，李健吾，王辛笛，徐遲諸先生，北平方面由馬彥祥，焦菊隱，朱葆光諸先生負責。自一九四六年開始到一九四八年底才告完成。其間曾得美國方面費正清(John K. Fairbank)，康納司(Bradley Connors)，福斯脫(John Foster)諸先生和秋美麗(Marion R. Gunn)女士很大的協助。這部書經過了三年多的時間，數十人的心血，現在能完成出版，確是國內文化界一件值得紀念的大事；而文協上海分會和北平分會肯把這十八種譯作交給我們出版，並且答應列爲「晨光世界文學叢書」的第一批新書，更是我們所深表感謝的。

「晨光世界文學叢書」除了出版這十八種譯作外，在計劃中的還有英國，蘇聯，法國，日本，德國，舊俄等翻譯作品。每一國將介紹二三十部代表作品，按月陸續出版。我們希望在五年之內，出足二百種，成爲一套國內最完備的世界文學叢書。

趙家璧 一九四九、三、十一

「……有時，生活似乎已在文學中逐漸死去，被接受的祇是印滿文字的紙張。我以爲惡也許能被這批身份不明的烏合之衆所挽救，鄉間的傑克生主義，英國將一切文學底粗忽——一塊不用人手自地上挖出來的石頭；它們也許很粗魯地把我們教養中徒有其表的涉獵連根拔起，而新生的一代也許會再次在更大的便利中構造它們的世界。」

——愛默生·「日記」

序

二三十年前，當所有的鳥兒都開始歌唱時（看起來差不多是在合唱），在經過了黑暗的黑知，與拘束的維多利亞朝文雅風尚底一個時期後，現代美國文學嶄露頭角，被認為是世界第八個奇蹟，這是美國終於「成年」的證明。今日，我們不再對於這一點驚異；雖然文學已成爲我們國家文明底既成事實，我們不禁有時感到些微不耐，而懷疑到我們究竟把握得多少深，或是我們究竟把握到點什麼。

本書有它的出發點，根據我的確信，以爲美國人對於文學的研究已經建樹了一種歷史的滿足，而一般把它解釋爲對於文雅與拘束的反叛雖然有其根源，可是告訴我們得還不足够，甚之有點成爲祈禱文。它說及機會與自由之獲得勝利；可不常告訴我們這些機會與自由如何被使用，或者文學是否與自由相與俱至。它從對於新作家的需要中，劃分出舊有作家的備

快；我們不得不已替威廉·丁·那厄爾斯(William Dean Howells) 遠較詹姆士·勃朗區·凱倍爾(James Branch Cabell) 爲次，它立下了十分傲慢與局限的時間觀念，而把我們的現代作品實際始自約翰·S·蘇姆奈(John S. Sumner)之崩潰。它把我們早期的現代文學寫成亨利·樊·戴克(Henry Van Dyke)與西奧圖·德萊塞(Theodore Dreiser)間，或H·L·門肯(H. L. Mencken)與黑暗勢力間的殊死戰。它機械地應用了聖索耶納(San-tayana)百用不厭的名詞「文雅傳統(Genteel Tradition)」，及門肯的破壞偶像的這一代人所不歡喜的十九世紀生活中的一切。它使年青人把「朱更(Jurgen)」認爲偉大作品，因爲這本書曾經被禁過。這是種有用的程式，這是那些爲創造自由的現代美國文學而孤立及英雄作戰的人們底自傲的簽署。但就因爲它把時間始於一八二〇年，從對於「Comstockery」突擊而開始的智慧，把門肯與伏爾泰(Voltaire)混淆不清，因此常常遺漏了那個範圍較爲廣大的故事，在這一故事中，門肯的偉大服務不過是小小的一章——這故事極不能局限於現代歷史性的對於「清教主義(Puritanism)」的鬥爭，拒絕舊有禁例，及當代禱辯(Sophistication)的造詣。

我們美國的現代文學骨子裏就是我們美國現代生活的表現。這一文學並不祇始自甘的發現，而是始於對於醜惡及地方主義的攻擊，或是始於將我們的文化合入於世界現代潮流中。一切都有供獻於它的形成，但它的根源則在於南北戰爭後那些偉大的胚胎諸年間美國社會底變革。它根源於這一流動而不能言喻的，在工業資本主義及科學壓迫下美國生活，思想及風尚底精神上的變革。這變革的第一位偉大紀錄者不是德萊塞，而是霍厄爾斯——霍厄爾斯雖然有着一切不可思議的限制，在他這一時期內一切重造社會的勢力中是極為活躍的，他「預見到而且說明只有在社會主義下，二十世紀才能有文學，（馬克·奧·杜倫語——原註）」，霍厄爾斯在我們這一代中常為若干一九二〇年的光明傳播者所誤解——他們只看到他的拘謹——使我們忘掉在他，和在托爾斯泰一樣，道德的含意是包有人與社會的關係在內。我們的現代文學根源於一八八〇年及一八九〇年那些黑暗的年份，這些年份裏，美國突然立起來站在不同的道德秩序之間，那種立即有變革的感覺，因其活躍而成為苦悶。它根源於工廠城市新世界的潮流中，帶着這世界對於舊信仰的幻滅；在即將主宰新時代文學的都市文化的顯現中；在人民主義者中間，他們齊聲吶喊來反對東部跋扈的新統治階級，在西部新生的抗

議文學中訴盡了他們的辛酸；以一種驚駭之感引領了八十年代與九十年代未成熟期望的烏託邦文學，這是現代最偉大的烏託邦作品的唯一整體，而這文學的懷鄉病也是最明顯的。可是歸根結底，它根源於要瞭解現代時期現實生活究竟是什麼的需要上。

換言之，我們的現代文學始自十九世紀末葉那些偉大而時機急迫的諸年中，這些年中看到了現代美國的顯現，且在奮鬥中逐漸成長。本書就基於這一基本而明顯的真實——差不多是太基本太明顯，它的嚴厲訓練和我們極為接近；也因為隨它而來的種種牽涉，才給予我寫作本書的種種線索。我最初的感覺，是這一文學產生於混淆變亂時期之中，產生於兩種世界的衝突之中，這引領我在本書的開始時，提到美國現實主義早期史中最有象徵性的插話——威廉·丁·穆厄爾斯自波士頓遷居紐約，這位是勃拉明(Brahmin)最寵愛的孩子且是新作家中最偉大的冠軍。也就是這一同樣的確信，即美國的「現代主義」主要地是從建立新世界各種勢力前所顯的驚異，使我比較稍能了解我們現代美國寫作中最偉大而單一的事實——作家們對於美國社會網羅無遺的融會貫通，及他們對於這社會深處的疏遠之感。

本書中有種可怕的隔膜，一種對於從未爲人所真正把握的世界底揭幕，這是超乎我們那

些作家們能精通的技巧，及他們從坦白說出美國人所過生活而勝利獲得的出色而重復的解放之上的。所有現代作家們，也許全明白這一種疏遠之感，及建立現代精神史實的一切原因；他們明白這種感覺，而且學習着和它生活在一起，一如人類學習和他們所有的一切生活在一起一樣。但在這兒引起我興趣的，則是我們對於祖國土地疏遠之感——我們在自己土地上處理自己生活的需要底交織着的故事，及我們所有權底諷刺，單言現代美國寫作是對於文雅風尚傳統的叛反，對維多利亞朝風尚的叛反，甚之是對於這些控制國家特殊階級的叛反，並不足以解釋我們的解放證明總是十分空虛的理由；也不能告訴我們為什麼這批光明的傳播者把光明給了我們，而自己却仍舊生活在黑暗裏。如果把它祇說成爲一種企求現代解放的奮鬥——事實上是的確是的——並不足以暗示我們現代美國寫作中單薄而悲劇的風度。這種悲劇感不是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式的，更不是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式的，而是從德塞賽到福爾克奈(Fulker)的一種擾人的狂暴，一種最深沉的苦難。它也不告訴我們為什麼我們的每一代現代作家們必須發現及重新發現，重行繪製國土的地圖，每一代重寫愛默生的「美國學者(American Scholar)」(而現代美國寫作中有許多不同代的作家的)，而

仍然要叫喊美國！美國！好像我們從未明瞭美國。也許我們的確沒有明瞭過。

沒有人告訴我們全盤的故事；也還沒有人把許多不同的因素紡織在一塊，如成長的感嘆，美國景色深湛的影響，在美國要成爲一個現代作家所必需的敏感等。還沒有人可以告訴我們，在F.史高脫·費茲澤拉特(F. Scott Fitzgerald)說「美國生活並無第二幕」這句話的意義，或者爲什麼我們爲時間感所重壓着，或者爲什麼我們的勝利是這樣脆弱的。我們祇能感到完全真理的需要而不能把握住，收集些斷片，等待着。所以這本書祇是偉大故事中的一格，到不是祇因爲它被限制於祇論散文的緣故。這是對於倫理史的一部份努力，這倫理史比文學史還要龐大，必須使它發揚光大起來。此外，我深深地意識到，自己太多的遺漏，許多應該而沒有提及的。這是對於活文學的一種闖入，其試驗性正如生活中的一切。但是我極明白我們在這一文學中已達到一個決定性的頂點，極像我們的現代自由文化，而在與全部文明的平衡上，我們也許可以企圖對於現代美國文學的形成作若干廣博的批判。

還有幾句話關於批評方法的。從我在第十三章對於自一九三〇年來企求控制批評的轉生熱狂底研究中——社會學中與文字「美學的」接近——我感覺到今日壓倒許多嚴肅批評底枯

燥與淺薄的人類遲鈍感底基本原因。我在此可以確當地說，我從不能了解爲什麼在研究文學與社會的關連中，却不該與致全力研究什麼是文學相提並論，或是爲什麼那些分析文學作品的人，該把寫作與自人類生活中所獲不可或減的源流分割開來。我們全束縛于社會之中，但是我們千萬不可忘却文學並不由「社會」產生，却是由於一連串的個人，各個的敏感，學識與技巧。而在今日美國所見的批評——人與人之間最基本的溝通——不是學術性的技術便是政治武器。我們看到作家與社會的關係或被輕視或被簡化，雖然這關係既不可輕視亦不可簡化。我們看到批評已無生命，人類的雅致，簡單而包括一切的智識中，文學除了與人類全盤生活的關連之外，是沒有隔別的「用處」的。我們受抑於患貧血病的學者，特殊的宣傳家，隱喻的科學家。無可避免地——祇須一讀樊·威克·勃羅克斯 (Van Wyck Brooks) 的「奧利維·亞爾斯頓的意見 (The Opinions of Oliver Allston)」——那裏有着一種因感傷而起的反應，一種在社會之善與藝術生活間堅持着的複雜關係底混淆。

真正的批評自原書開始，可決不能無視它們的內容。它始於技藝，才能，機巧，但不能超越這些，否則便一無所成。批評不得當成爲侮辱，如果不能浸沉於原作之中，而且不能超

越原作——超越文學所研究的世界——那簡直在開玩笑；這樣才可以發表意見，而且要虛懷若谷，批評的目的至少是在於通過作品以了解世人。

A·卡靜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一日紐約

●「一個人行路，拖曳着一個黑影，可是沒有人能說何者是人何者是影，或是他拖曳着多少個黑影。而與一批偶然相遇的人羣有別的民族，難道不是由許多支流與黑影交流而聯在一起的嗎？這些我在民族文學中尋求的想像底同一，實在是一種創作的徵象。」夏芝 (Yeats)「幻像」。

目錄

序

第一部 現實的探索（一八九〇——一九二七）

第一章 現實主義的創始.....一

第二章 美國的十九世紀之末.....六一

第三章 兩種教育：伊狄斯·華頓與西奧圖·德萊塞.....八八

第四章 進步主義：超人與糞肥.....一一五

第五章 進步主義：若干反叛的學者.....一六三

第六章 歡樂的季節.....二一七

第二部 偉大的解放（一九一八——一九二九）

第七章 戰後景象.....二四五

第八章	新現實主義：雪烏德・安特生與辛克萊・劉易士……………	二七〇
第九章	悲歌與諷刺：薇拉・凱澈與愛倫・葛拉斯哥……………	三〇二

第一章 現實主義的創始

「他們將看到更多更新的事理，而在它將成爲它理時，他們也許，看到了它的全部。」

——W D 霍厄爾斯

一八九一年十二月初旬，威廉·D·霍厄爾斯（William Dean Howells）接編紐約營業失敗了的四海雜誌（Cosmopolitan），使自己和朋友們都大爲驚異，而且以爲有把這個決意向他早年友人而尚保存於劍橋（Cambridge）的却爾斯·伊利奧·諾敦（Charles Eliot-Norton）解釋的必要。

好友：我猜想你聽到我所走的最後一步，爲了這個雜誌的編輯，必大爲震動……此次邀約係於月初突然而來，經我考慮後，殊感難以推辭。這使我可以不必爲刊印自作小說焦急，且可磋商稿費，更可不必求小說的冗長……我的意思即是主持雜誌的一切，使你自願刊登自己的作品。我將與這雜誌的老副合

作，他是位有慷慨理想的人，他在編輯方面給我全權辦理。

羅厄爾（Lowell）在這一年逝世，從他看來，即使霍厄爾斯年已五十，也還是個「好孩子」，多少年來總用扶植後輩的好心意改正了霍厄爾斯的那套俄亥俄（Ohio）行徑——雖然沒有人比霍厄爾斯更保有波士頓的氣味了；此時，霍厄爾斯向羅厄爾的遺產執行人諾頓要求刊印有關葛倫脫（Grant）的詩。六個月後，霍厄爾斯突然辭職。這次經歷證明是極不愉快的一次。自一八八一年脫離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隨身把文藝中心自波士頓帶到紐約以來他所經歷的一串出版事業與試驗，以這次為頂點。

離波士頓後的十年中——霍厄爾斯完全感到自己離開後的象徵的影響——他在紐約喧鬧不堪，為世紀（Century）及史克拉勃奈爾斯（Scribner's）撰文，為哈禮斯雜誌（Harper's）編專欄，並靠演講謀生，而且逐漸衰老，更為激昂，還是他的朋友和家人從未見過的。離開波士頓是他生命中第二次的大決定，而一八六六年之赴劍橋則是第一次；要拔掉他在新英格蘭地方生下的根並非易事，因為這地方給予他機會，散發着他的才能和逐漸成長的令譽。現在